

遼陽劇作選



遼阳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1984.10

辽阳剧作选

第二辑

辽阳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编

1984 10

目 录

金 凤 曲 (七场现代评剧)
.....王增光(执笔) 李泽亮 王兴良 (1)

毕竟东流去 (五场现代评剧)
.....李荣柏 (59)

红 玉 (十场古装评剧)
.....金光明 (121)

老 树 新 花 (拉场戏)
.....赵振杰 (189)

三 送 鸡 (二人转)
.....王成稳 张志勋 (206)

花 好 月 圆 (二人转)
.....胡长玉 (219)

金 凤 曲

编剧 王增光（执笔）

李泽亮

王兴良

人 物 表

黄素娟	二十八岁	金凤童装厂厂长
素娟娘	六十二岁	黄素娟母亲
张贵生	三十二岁	黄素娟丈夫
周主任	五十八岁	乡镇企业办公室主任
顾新程	六十二岁	退休服装工人
郑小梅	二十一岁	金凤童装厂会计
金 钟	二十四岁	金凤童装厂车间主任
常 柱	二十七岁	金凤童装厂工人
徐宝廷	二十五岁	金凤童装厂工人
胡月娇	四十七岁	绰号“胡椒面”，原青年服装厂业务员
夏顺东	四十八岁	原青年服装厂厂长，后任县服装公司经理

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时间 一九八三年春

地点 路 旁

〔县镇的一条较静的道路，远离住户。近处有些树丛，远处可见成行的树木，错落的庭园。背景为县机关楼房

〔幕启、郑小梅上

郑小梅 （唱）小梅我生来好命苦，
幼年丧母身世孤。
待业三年寻出路，
服装厂里做学徒。
谁曾想好景不长生变故，
咱厂赔得工资开不出。
一声令下工厂黄了铺，
这真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枯。

〔远处传来胡月娇的喊声：“小狐狸精，你给我站住！”

郑小梅 （一惊）啊？追来了！
（唱）后妈她逼我上绝路，
我宁可一死也决不屈服！

〔郑小梅藏树丛后

〔胡月娇手持木棒上

胡月娇 （唱）死鬼丫头真可恶，
跑得我两腿直突突。

今天你不走我这条路，

任凭你走死逃亡别再进我屋！

噢？这死鬼，刚才明明看见她在前边跑，怎么没影儿啦？哼，准是猫起来了。（找。忽见远处有人来）哟，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她来了？我得躲着点。我……我……

〔胡月娇溜下

〔郑小梅一露头，听见脚步声复又藏起

〔黄素娟上

黄素娟 （唱）风尘扑扑把路上，
心中有事步履匆忙。
二年来这条路走了多少趟，
每一次有希望也有忧伤。
人都说实现理想在于敢闯，
可惜我奋斗一次落一处伤。
看自己手能劳动身体强壮，
怎能够呆在家里坐把福享？
今日里再到县城去上访，
要找那周主任细述衷肠。

〔郑小梅探头，被黄素娟看见

黄素娟 谁呀？

〔郑小梅由树后走出

郑小梅 素娟姐！

黄素娟 是郑小梅呀！怎么躲躲藏藏的？

〔郑小梅惊恐四顾，确认后母已走远

郑小梅 （哭）素娟姐！

黄素娟 怎么了？

郑小梅 咱青年服装厂黄了，我又待业了……

黄素娟 哟，就为这事儿呀！象你这样的多着哪，哭啥？

郑小梅 后妈骂我是白吃饱，前天忽然逼我……逼我出嫁。

黄素娟 出嫁？嫁给谁呀？

郑小梅 是县城里有名的懒汉——宋达来。

黄素娟 就是那个“宋大赖”呀！那可不能应。

郑小梅 我不应，后妈就打我，骂我，赶我走。我……我实在活不了啦！（哭）

黄素娟 小梅，年青青的别说傻话。共产党的天下，能逼死人？走，娟姐领你告她去！

郑小梅 别，后妈的表哥就在法院……

黄素娟 他不敢徇私枉法。走！

郑小梅 不，娟姐！你要真想帮我，就……

黄素娟 说吧，娟姐应你。

郑小梅 就请你收我当个徒弟，让我跟着你在你承包的那个校办服装厂里干点活儿，有了职业，我就不怕后妈逼了。

黄素娟 唉，傻妹子，你娟姐承包的这个工厂，也黄了。

郑小梅 啊？不是办得挺好的吗？

黄素娟 唉！黄了。

（唱）人家说我的路子歪，

转弯抹角来拆台。

又缴执照又罚款，

工人全部赶出来。

我也是无业游民和你一样，

怎能把妹妹来安排？

郑小梅 那，我就没有路了！（哭）

黄素娟 小梅，别那么软。你看我，打击不是一次了，照样挺着腰杆。我就不信，挺大的活人，脚下走不出路来。走，跟我走！

郑小梅 不，我不去。

黄素娟 你不要职业吗？我给你职业。走吧！

〔黄素娟去拉郑小梅〕

郑小梅 （抽出手）不！娟姐，你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妥儿呢，我不给你添麻烦了。

黄素娟 （神秘地）告诉你，你娟姐这回可要干大事儿了。

郑小梅 干什么呀？

黄素娟 你就看我这出戏怎么唱吧，走！

〔黄素娟拉郑小梅下〕

〔幕闭〕

第 二 场

时 间 紧接一场

地 点 乡镇企业办公室

〔幕启、这是乡镇企业办公室的外间。陈设简单，办公桌椅等。〕

〔金钟、常柱、徐宝廷三青年正围住夏顺东，不让他进屋〕

金 钟 夏厂长，你别走哇！咱工作的事儿，还没谈完呢。

夏顺东 乡镇企业办公室决定工厂停办，我有什么法子？

徐宝廷 那不行！敢情你是国家干部，铁饭碗。可咱受不了哇！

〔周主任由里屋上〕

周主任 什么事儿？

夏顺东 （乘机脱身）好，你们有意见跟周主任谈！

〔夏顺东入里间屋〕

徐宝廷 周主任，你是乡镇企业办公室的一把手，你看我这么大个子，整天溜房根窜房檐儿，弹球扇拍儿掏家雀儿，政府也得管管哪！

周主任 我不是说了吗，目前不好解决。大家等个时期，要等待！

常柱 等，等了多少年，刚进厂，厂子又黄了。

周主任 问题就在这里嘛。给你们办个青年服装厂。可你们又不好好干，一年赔了三万六千元，再干下去谁负担得起？假如那阵子你们好好干，这工厂不倒闭，你们不是都有工作吗！

徐宝廷 主任，工厂黄了不能怪咱们。再说国家有安置待业青年的经费。

周主任 经费有限，已经赔光了。

金钟 当初为什么不派顶用的领导好好管理工厂？

徐宝廷 是嘛！（小声地）夏厂长根本不懂业务，再加上胡椒面儿这个业务员在里一搅合，全乱套！

〔胡月娇持木棒上〕

胡月娇 好小子，背后叫老娘的外号，还说我的坏话，不怕生疔烂嘴巴子？

〔胡月娇以木棒搅徐宝廷脚〕

徐宝廷 哎哟！胡婶……

〔常柱接过木棒，徐宝廷抢在手里，〕

徐宝廷 好哇胡婶，你持械伤人，这是凶器，我告你去。

（故意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这回好了，丧失劳动

力，有人养活了！

周主任 别闹了。老胡哇，你也是为工作的事吗？

胡月娇 唉！

（唱）我的主任哪！

工厂关门二十天，

我的心似滚油煎。

干四化人人争贡献，

我怎能大瞪俩眼家里闲？

周主任 厂子没搞好，你这个业务员也有责任哪！

（唱）来料都是次品布，

产品积压卖不出。

凭职权你大搞关系户，

损公肥私太庸俗。

胡月娇 （接唱）不怪我也不怨布，

都怪那厂长希里糊涂。

驾辕的用马哪能用兔，

光耍咀儿他怎能搞好被服？

〔夏厂长由内间出〕

夏顺东 老胡，有意见当面提嘛！

胡月娇 哎哟，这是怎么说的！嘻嘻嘻，我和您闹着玩儿呢！

夏顺东 工厂黄了，你们怨我，我怨谁去？就说你徐宝廷吧，一个月出勤不足十天，一天干活不足一个点儿，这个点儿里还净出残次品。这种劳动态度，神仙也难治呀！

金 钟 要我说，还是领导管理不善。

夏顺东 她老胡跑业务也没有手段嘛。

胡月娇 你们谁好好干了？净是懒汉！

金 钟 管理不善！

夏顺东 供销没手段！

胡月娇 工人是懒汉！

〔三人重复上句话，互相指责，争吵不休。

周主任 算了。这儿是乡镇企业办公室，不是争吵不休的俱乐部。你们实在要问我怎么办，告诉你们，我有一个方案，是把这个厂子承包给个人，盈利分红，亏损赔偿。你们看，我早就写好了红榜，你们谁敢揭？你们谁敢干？

金 钟

常 柱 什么？包给个人？

徐宝廷

〔众面面相觑。周主任将红榜贴墙上。

夏顺东 周主任，这……（小声地）这怎么行呢？

周主任 我已经请示了县委领导，这样做是符合改革精神的。

徐宝廷 这玩意儿新鲜！

夏顺东 好，小徐呀，你就揭榜承包吧！

徐宝廷 我？不行啊！

（唱）咱没有弯弯肚，

不敢吞镰刀。

胡婶嘴茬子硬，

手段又挺高——

应当她承包。

胡月娇 （唱）这个主意不啊不太好，
老胡我外表厉害其实心里孬。
这么大的家业我执掌不了，

要我看小金钟人小志气高——应当她承包。

金 钟 (唱) 我虽然心想承包可胜任不了，
原因是不懂业务门也摸不着。
论经验还得是干部有头脑，
我劝声夏厂长重把旧业操——应当你承包。

夏顺东 不、不、不！

(唱) 夏某人看见井绳想起被蛇咬，
这个厂是老大难特别糟糕。
就好比得了癌症咋治也不好，
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来一刀——彻底报销！

〔众人泄气地低声议论

周主任 你们谁也不敢承包哇？我看有个人准敢包。

众 谁？

周主任 黄素娟。

徐宝廷 黄素娟，我表嫂？

金 钟 黄素娟，对。她可真行啊！听说前年承包了绣花厂，
当月盈利好几千。

常 柱 我听说去年又包个校办工厂，产品远销到关内。

徐宝廷 我表嫂手艺好，办法又多，她要能承包咱这个服装
厂，咱厂子准活。

胡月娇 哼哼哼！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现在是经
霜的蚂蚱，蹦跶不起来了。

徐宝廷 什么呀，胡婶。我知道，她承包校办服装厂，跑供
销，你那阵正在咱厂当业务员，你们俩在业务上没
少碰车，红过脸，有过竞争。你们俩那仇口咋，还
不小呢。

胡月娇 我宰相肚里能行船，跟她一般见识？

夏顺东：这个人不行。她又贪污又行赌，搞歪门邪道偷漏税，营业执照早就被没收了。还要罚款三万元呢！

常柱：真的？

周主任：哪有那么多罪名。不过，营业执照是被吊销了。她也许不会再干了。好，你们回去吧。我和夏经理有事要谈。

徐宝廷：夏经理？

周主任：是呀，老夏现在是新建的县服装公司的经理喽！

〔周主任与夏顺东入里间屋。〕

金钟：怎么，工厂黄了厂长还高升？

胡月娇：那有啥怪的，咱家你大叔走了八个厂子黄了七个，他不照样是书记！

常柱：真不合理！

胡月娇：谁不让你当干部了？这就叫优越性！

金钟：真难哪！

（唱）怨只怨自己的命运太不济，

徐宝廷：（唱）都怪咱老爷子不是当官的。

胡月娇：（唱）没工作我靠什么再拉关系，

常柱：（唱）恨自己白白活了二十七！

不行，我找周主任，这厂子我承包！

金钟：常柱，你疯了？

徐宝廷：我说常老憨哪，就凭你，呆头呆脑的相，拙嘴笨腮的样，你是会唱，还是会浪？

常柱：我……我反正得让大伙上班。

胡月娇：你要是干赔了呢？

常柱：我，我认可蹲监狱！

徐宝廷：可惜你这一堆一块，撅巴撅巴也不值几个钱。

金 钟 我看，还是去找黄素娟。

徐宝廷 去找黄素娟？

金 钟

徐宝廷 走！

常 柱

〔黄素娟拉郑小梅上〕

金 钟 黄素娟师傅！正想找你呢。

徐宝廷 说曹操曹操就到。快，屋里请！

胡月娇 （先是一愣，接着盯住了郑小梅）哈哈！你个死鬼丫
头，我当你死哪去了呢，原来是搬救兵去了。

〔胡月娇又操起了那根木棍〕

郑小梅 （怯生生地）我是，走路，遇见素娟姐的……

胡月娇 （厉声）跟我回家！

黄素娟 胡婢，按说您的家事咱不该多言，可小梅这孩子也
够可怜的啦。您可不能再把她往火坑里推呀！

胡月娇 什么？我把她咋的了？仨鼻孔出气臭多余。

黄素娟 （针锋相对地）那，你为什么逼她嫁给宋大赖？

徐宝廷 怎么，要小梅嫁给宋大赖呀？那小子还不如我呢。

胡婢，给咱换换得啦！

胡月娇 （欲打）臭不要脸！

徐宝廷 你老太太心眼不正道哇！

金 钟 小梅，别怕！有婚姻法保护你。

常 柱 就不答应，看她怎么的！

胡月娇 要起哄打架怎么着？老娘奉陪！（拉开架势）来！

（见没人理她，又去拽小梅）走，你给我走！我看
谁敢拦。

黄素娟 （劈手夺过木棒，扔到一旁）玩横的谁都会。有理

走遍天下——

金 钟

常 柱 无理寸步难行！

徐宝廷

胡月娇 （见状气馁）没理……我没理，还是她没理？二十好几的大丫头，没个工作，整天白吃饱，谁供得起？

常 柱 那不怨她。

胡月娇 怨谁？哼！狗拿耗子。

黄素娟 工作吗，会有的。

胡月娇 好哇，你既然当好人，就当到底吧！给小梅弄个工作吧。怕是泥菩萨过河喽。

金 钟 娟姐，你来看，这有招贤红榜，我们打算请你来揭，承包咱们青年服装厂！

胡月娇 （拍手）对了，承包工厂，小梅也有了工作，你也弄个厂长当当。这可是天大的便宜呀，哈哈哈哈哈！

黄素娟 我正为此事而来。不张榜我还要请命呢！

〔黄素娟伸手要揭榜

胡月娇 慢着，你真要揭榜？

黄素娟 当真要揭榜。

胡月娇 果然要揭榜？

黄素娟 果然要揭榜。

胡月娇 那……（不知所措地）我还有话要讲……

黄素娟 你讲！

胡月娇 咱俩讲不行。有请主任哪！

〔三青年同时向内喊“周主任，有人揭榜！”

〔周主任与夏顺东上

周主任 噢，黄素娟同志，你要揭榜？

黄素娟 我要揭榜。

周主任 好！

胡月娇 慢！这牛皮不是吹的，葫芦不是勒的，火车不是推的，大楼不是堆的。你承包工厂，凭什么？

黄素娟 手上的艺，心上的胆。党的政策是靠山。

夏顺东 小黄啊，这事要担风险，只怕你遇到麻烦。

黄素娟 我不担心风险，只担心领导说话不算。我不怕困难。只问领导能不能把合同签？

周主任 签合同，可以！

黄素娟 我当厂长，全权负责。盈利我分小头，亏损我赔大头。

胡月娇 主任，她说赔大头，没钱咋办？谁还能砸骨头熬油哇？

黄素娟 说得对，还是胡婶想得周全！

（唱）我既承包这个厂，

就有能力来赔偿。

我把财产全押上，

笔笔请你记端详。

押上我的手表整三块，

押上我的自行车大凤凰。

押上我的收音机带电唱，

押上我的立柜和皮箱。

押上我皮箱里的衣服料，

录音机照相机沙发床。

押上我的彩色大电视，

还有那双层门窗，洋灰圈梁，暖气火炕，

一百平方的二层小楼房——

全押到合同上，

赔钱了好抵偿！

〔众人惊讶不已〕

周主任 啊？……这合适吗？

夏顺东 素娟同志，弄不好你会倾家荡产！

徐宝廷 我的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黄素娟 我决心已定！

〔黄素娟伸手要揭榜，郑小梅拉住〕

郑小梅 娟姐，你，你还是别揭榜吧。

金 钟 是呀，再考虑考虑吧。

常 柱 别揭榜啊！

郑小梅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咱那厂子是个无底洞，你有多少家产也不够填那个深坑。小梅我一人不足轻重，你一家有老有小，不能再遭凶险了！

金 钟 是呀。前两次承包，厂子搞好了，你不但没有功，反而有过。这次，就算了吧。

胡月娇 （旁白）嘿嘿，这回我可得调理调理她！我说大侄女呀，我可就佩服那有横膂的人。

黄素娟 什么意思？

胡月娇 你可不是那“说话呱呱叫迈、步腿打摆”的人吧？

黄素娟 （冷静思索）这么说，我还真不能承包这个厂了。

胡月娇 （眼珠一转）就是嘛！大侄女是明白人。眼下不都这么混着干吗？你不缺吃不少穿，也不短钱花，弄不好了倾家荡产，弄好了惹别人眼睛红，自己个儿一身腥。什么四化呀，振兴中华呀，全是扯“里格隆”，不包，不包！拉倒，拉倒！

黄素娟 对呀，谢谢你胡婶！